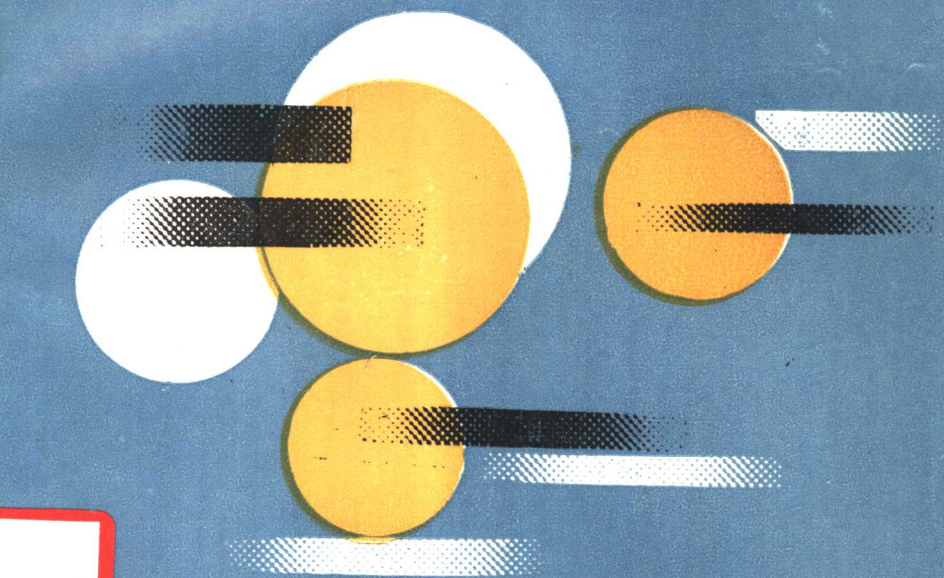


杂记与回忆

沙汀著



重庆出版社

杂记与回忆

沙汀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88年·重庆

责任编辑： 陈 榕
封面设计： 吴庆渝
版面设计： 刘黎东

沙 汀 著
杂 记 与 回 忆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47 千

1988年6月第一版 1988年6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220

ISBN 7-5366-0564-1/I·122

定价：1.7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留下了一位文坛宿将的足迹，记录了他过去岁月之中的许多感受。《农村见闻杂记》是他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结晶，真实地反映了五、六十年代四川农村的面貌。《漫忆李劫老》等篇回顾了逝去的朋友们为革命文学事业所作的贡献，寄托了他的深切哀思。《在动乱刚刚结束的日子里》记载了他与郭沫若、茅盾、巴金及其他文艺界知名人士重逢时的景况，再现了那段难忘的历史。

目 录

在动乱刚刚结束的日子里.....	(1)
漫忆李劫老.....	(5 7)
活在记忆中的人们.....	(6 8)
杨伯恺烈士在辛垦书店的情况回忆.....	(8 1)
农村见闻杂记.....	(9 7)
三年困难时期城市见闻.....	(2 3 1)
后记.....	(2 3 4)

在动乱刚刚结束的日子里

9月13日10点25分飞抵首都。

9月14日上午会见了文井、君宜、春光诸位，并将中篇初稿交湘初同志，要求他们多提书面意见。下午尽管不曾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内部，瞻仰他的遗容，对纪念堂的规模总算有一点印象了，而且参观了毛主席生平影片展览。因时间较早，去看望了白羽。最后，去看望决鸣同志。她的子女都不在家，一位姓吕的装订工友要我们到他家小坐。

这是个老工人，是其芳所里的职工，对其芳赞不绝口，不胜痛惜：“这样好的领导哪里找呵！”他还告诉了我其芳在“五·七”干校认真养猪的情形。特别感人的是：其芳手术后，刚刚清醒过来，就问：“校样送来了么？我还要看一遍呵！”因为当时正轮到他守护病人。在八宝山开追悼会那天，他也去了。有件事很动人，一位女将军去吊唁另一死者，到达后才知道其芳也是当天开追悼会，于是转而至其芳灵堂。人们告诉她，她弄错了，但是她说：“没有！我正是来吊唁何其芳同志的！这不是明白写着：何其芳同志追悼会吗？”

后来，其芳小的一个孩子终于回来了。我进了他家，眼

见其芳遗像，正待致敬，便已忍不住老泪泉涌，痛哭失声！随后，才知道凯歌也从新疆回来了，正办调回北京手续，决鸣同志则一时尚难北还。我要他写了他们几姊妹的名号，就告辞了。随即去看望白羽。

这天为吃晚饭，跑了不少路。白羽本来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因为他在病中，未便相扰，就借口推辞了。在他那里也谈了一些其芳逝世前的情况。

9月15日上午八时，由出版社派车送我去全总，并要小冯作伴。找到老冯后，我就要小冯坐车走了。走时，他向诗云交代，望能派车送我回去；如不便，就打电话给出版社，他们再派车来接我。并留下地址。这次，出版社对我的热情接待，真令人感动！……

在诗云处玩了一个上午。午饭是之奇同志做的，很不错。我和诗云都喝了两小盅福建甜酒。饭后睡了一觉，虽然只有两个钟头，但是睡得很香，为几日来所未有。三时半，由之奇同志伴送我乘公共汽车回出版社，转了两次车才到。途中，我曾一再劝她回去。她不肯，怕我迷路，乃至撞着车辆。到了门口，留她小歇，她又不肯，盛情真是可感。因为她是病号，只是情况较我熟悉而已。

回家后，才知道文井等我谈话。但谈话不久，光年来电话了，说他家刚好买了条鱼，约我们去吃晚饭。光年豪情一如往昔，他爱人、儿女都给我介绍了。他一个小儿子，约十五六岁，身材很像光年，清俊，聪明，令人喜爱。不过未同

桌用饭。可能人多，因而未曾入席。饭前喝了大曲，同光年各饮两杯，文井则只喝了一杯。因光年有胃病，他爱人屡加劝阻。我也认为既有胃病，还是少喝白酒为宜。光年看来对《诗刊》、《人民文学》都负有领导之责。他一再叮咛我，要用车，《诗刊》、《人民文学》的车都可用，并嘱咐我，如有病，或检查身体，他都可代为设法。这种关切之情，太叫人感动了！一句话，这两天来，凡所见到的老同志，对我之关怀、爱护，都出我意料之外，给了我很大鼓舞！……

饭后，又去前院文井家坐了一会，见到了他爱人康志强。我向文井谈了谈个人的生活情况，也谈了谈艾芜的情况，临走时，文井交了一封我“文革”前写给他的信，说，因为夹在字典里，是幸而保存下来的唯一的一封信。这信是托他对修改后的《记贺龙》多提意见，并待看清样，对不妥处则进行处理。这是我回宿舍后看了信才知道的，因当时未带眼镜——遗失在老冯处了。所以准确地说，是十六日夜，之奇同志眼镜送回后才弄清楚信的内容。

9月16日上午在出版社招待所休息，写信给刚齐。给支部的信，则从老冯家回来后就写了。没有眼镜，居然也写了一张多信笺。本来只想简单地向组织上报告一下行止，不料竟写了那样多！因无眼镜也未曾细看。

下午本来同一位业余作者约定，一道去看周总理的遗物和图片展览的。午睡起来，那位青年人竟未留口信，打个招呼，就跑去看话剧了，幸而凯歌同他一位女友来访，我就只

好约其一道去瞻仰总理的展览。到达天安门时，他的女友因有事先走了。凯歌面貌很像其芳，精力充沛，性情直爽，每次上车后，总是向就近一位青年或中年说：“起来，让这位老人坐吧！”而北京人真也不错，所以我几次都有座位。

因为未带眼镜，参观时几乎大多靠凯歌作说明。在瞻仰总理遗容巨幅照片时，我差点失声哭了出来，只好避开凯歌、观众，独自在一处休息了一阵，尽力克制自己的悲痛。瞻仰展览后，已经六点过了，由凯歌领去鸿宾楼吃晚饭。因等座位久了，颇为焦急不安，而对面喝酒、用饭的客人，则悠然自得，毫不在乎等候在他们面前的我们。这个对照很有意思。随后，我也同其中一两位，特别是女同志拉起话来，还用玩笑口气暗示他们：不必尽聊天了。

这一餐饭吃得很不错。但这个餐馆早已大众化了，青年工人来用饭的占多数。在步行时和用饭中，同凯歌谈了不少，主要是他父亲生前事迹和当前家中情况，特别谈了那六十架图书的处理问题。饭后，他又送我回到出版社，随即骑上自行车走了。

9月17日上午，去南竹杆街看夏衍。谁知他到南方看他姐姐去了。只见到他爱人卧病在床，相当衰老。闲谈中，才知道她腿子挨斗时受伤了。她说，夏衍“十·一”前将返京。我留下一个便条。又乘电车去大佛寺71号看天翼。天翼面色很好，简直就看不出他瘫痪了。只能说一两个简单字句：“好”，“是”，多两个字，便含混不清了，不住加上一些

手势；但又只有那个四川娘姨和承宽的姐姐懂，我呢，照旧茫然！他曾试图写出来，可也困难，只有一个“艾”字算写成了。

他的躺椅面前有一小桌，专供进餐时用，而将我另外安置在一张方桌上吃午饭。我自动搬去和他一道用饭，一气喝了两瓶啤酒，说了不少的话。他非常高兴，当提到诗云同志时，他表示诗云也曾去看过他。他们给我弄了五样菜，但我只用了两样，炒鲜虾和炒白菜，而且全吃光了，天翼不吃肉类食品，只吃蔬菜。他有支气管炎，痰多，在服中药。据娘姨说，昨天出版社来商谈出他的作品时，他就知道我来了，很高兴。从她的殷勤看来，也反映出了这一点。临走时她还要我再去。

离开天翼后，顺便看了看张僖。是天翼一个姨侄送我回出版社的。伴我去的，是江秉祥同志，送到后不久，他就走了。

9月18日 上午往访之琳，谈了一些其芳遗事，也请他补写那篇他在“评《淘金记》”中预约过的，《——论中篇小说的得失》。他很欣赏《紫罗兰姑娘》，认为人物写得好，整个形式松散。他似乎以为《上尉的女儿》作为中篇小说并不理想。我也谈了《桐坡》的内容，特别是构思和创作意图。

之琳显得苍老，为他女儿青乔的病，心情相当沉重，生活也较忙乱。青林带她女儿散步去了，午饭时才回来。青林也憔悴些了。她女儿情形也不算怎么好，只能说基本上痊愈了。

9月19日 上午葛洛同志来谈了很久。下午去看克家，随又去看章竞同志，谈了很久。他正在改写一个“文化大革命”前写的长篇。身体很不错。在他家吃过饭才离开的。去之前，克家曾打电话通知他，他就派了他儿子在胡同口相候，走时又叫他儿子相送。因为他住的地方太不好找了。他原要我搭车走的，但我照旧步行回来。

9月20日 同文井、君宜一道去看立波、林兰。因为立波向一位熟人说过：“他到这样久了，怎么不来呀？”我曾写了一信给他。大家见到都很高兴。立波无大变化，只是两鬓小部分白了。林兰似较“文革”前丰满，已见白发。小历想不到十八岁了，身長一米八，稍稍瘦弱一点。本学期在家中休养，回家后才知患有肝炎，立波颇为担忧。大家谈了不少。光年到后，谈话更热闹了，从三十年代扯到唐某的文章。这篇文章见《人民文学》八期，和他发表于《鲁迅研究》者颇有差别，原来光年曾经同他谈过一次。

我有点以主人自居的味道，午餐时尤然，因为我同立波毕竟相识较久，从来在他家里就无甚拘束。临走时，他有留我住宿的意思，我答允他以后再去，因为尚有不少老同志未见到，住在百万庄颇不便当。小历很俊秀，令人喜爱，但也十分担心他的健康。所以回家记起眼镜丢在他那里了，托古华去取时，信上有所叮咛。

因为前一天南新宙说，圣陶老人曾一再念谈到我，晚上

单独去八条探望他。因为道路不熟，门碑号码有新有旧，胡撞了约一刻钟之久，才找到他。叶老鬓眉皆白，原来他较茅公还大两三岁，将近八十四了。至善则已五十八九。时间过得多快！他家里人口看来不少，但屋子却很宽敞。因有至善指引，回家时路近多了。

9月21日 这是我来京后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上午终于瞻仰了毛主席纪念堂！前一夜，我从八条回来时，小说北组的杨、诗歌组的秦，就告诉我了，并说了三条注意事项。因为相当兴奋，五时我就醒了。五时半起床，洗脸刷牙。只吃了一枚苹果，生怕因吃早饭误了时间。一切收拾好后，杨、秦也都来了。

这天上午，两位青年业余作者招呼我得周到，换了两次车才到达天安门。因为时间还早，我们就在附近吃了油饼豆浆，然后去马恩像前集合。我们到达时，只有一个出版社的同志到了。约半个钟头后，出版局的同志才到齐，接着列队前去纪念堂前等候轮次。据说，每天只限一万人瞻仰，我们算是上午头一批瞻仰者。但因有外国元首前来致敬，直到十点左右才进入纪念堂。我的“瞻仰证”为“002177”号。

见到毛主席汉白玉雕像时，禁不住哽咽了，流泪了。瞻仰遗像时，更是悲不自胜！如果能痛哭一场，该多好呀！杨赶快扶着我，他本人却也咽哽不已。我们没有紧紧跟上队列，总想多看主席两眼。出纪念堂时，头脑昏眩，出版社的

周要两位青年同志扶我坐在台阶下休息了好一阵，然后才乘车回家。估计整个进出纪念堂的时间约二十分钟。

下午，由仰晨伴乘《诗刊》社车去看家宝。他消瘦了，精神也不怎么振奋，有时出现一种茫然神情。但在谈到《日出》重版前记和老舍结论时，头脑却相当清醒。我对“前记”也提了点修改意见，他同意了。那个“结论”共两种，一为死者家属拟的，家宝对这份“结论”的意见很好，对另一份的意见也不错。还不到一点钟我们就告辞了。

临走时，因找手杖我才发觉他的脑子确乎有病，主要是记忆力衰退。下楼后，我们就上车走了，留下他独自去散步。看来他是想送我们一程的，没想到我们是坐《诗刊》社的车子来的。车行不久，想起来很难受：我们走得太匆忙了！前一夜去看肖泽宽同志时，泽宽同志就告诉过我，家宝就住在二楼。可惜时间晚了，只得约定今天去看望他。

茅公的院子相当宽敞，有门房。直到这位门房去通禀了，才领我们去会客室。他好像同十年前无大差别，仍然健谈。他为自己的目疾谈了不少，并解释了什么叫做黄斑。对于两个口号问题，因为我曾写信向他提及雪峰一些不实之词，也谈了不少。因为那个早已在座的青年同志并不知道《鲁迅研究》上所刊文章的内容，我多少作了一点说明。此外，我还谈了谈《青树坡》的主要内容。因为他患了感冒，未便久留就告辞了。临走时，因为我提到可能去上海看看，他颇带感情地高声说道：“上海有什么可看的呀！”我至今不理解他这么说的意思。

离开茅公家后，回出版社稍事休息，即由仰晨陪同出去晚餐。好不容易在东风市场的湘蜀餐厅吃到饭了。东西不少，吃饭的客人更多，候个椅子真不容易！饭后，去仰晨家坐了一阵，然后由他送我回出版社。

9月22日 去左家庄看李季同志。他看来身体不坏。因他有冠心病，我特别注意同他平平静静地闲谈。但是没有办到！不料我也逐渐激动起来。幸而尚能克制，所以一再劝他不要太兴奋了，还用自嘲口气讲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因为葛洛同志先我去了，显然是商量《诗刊》的问题，坐了不久我就告辞。临行时，主人似乎接受了我的劝告，说是我们应该像中央负责同志那样冷静、持重。因为出版社的车开走了，是坐《诗刊》社的车回家的，回来后颇有来去匆忙之感。

9月23日 刚起床，荒芜来了。洗脸刷牙后，他约我前去看东四早餐。为了这顿早餐，他添了不少麻烦。闲谈中，才知道艾青并未瘫痪，甚至身体很好，每晨四时就起床了，写作不辍。他爱人对他也很不错。餐后，原拟去看伯萧，因时间已晚，就由荒芜伴送回来。回家后，才知道林林来过，留下一个便条。不久厦门大学一位教文学史的教师，两位延边大学研究鲁迅、注释《二心集》的作者来访。一共谈了两个多钟头，主要是谈我的创作历程。我觉得谈话是贯穿了自我批评精神的。

虽然因累，对讲文学史的教师，算是满足了他们的愿

望。但对那两位研究鲁迅的青年同志，则远未使他们感到满足。因为临别时还一再来找我谈点有关《二心集》注释问题。

午休后，之奇同志带了罐头来，并约我中秋去吃晚饭，我们谈了诗云目疾动手术的经过。接着萧远强来了，健谈，颇像他父亲萧华清。是郑曼同志当天告诉他的，原来昨天在克家家里晚餐时我提到过他。我一人得招呼两位客人，真有点难于应付。不料一位《人民中国》记者又来了！之奇见我有点为难，就告辞走了。我送她到大门口才回来。返回屋子后，与远强谈了些家常，同时谈了谈我近两日的活动日程。因为看见有人等我谈话，他就走了。

远强走后，那位记者同志首先作了自我介绍，抗战时期曾和我在“青记”见过面。他是同君宜谈话后来找我的。首先问我“四人帮”垮台后第一个反映是什么？我如实告诉了他我向老潘讲过的那句话：“我现在死也瞑目了！”然后又谈了谈我此次来京的目的。

那位记者同志送了本《人民中国》给我，并告诉了我下期的内容。那位记者走后，早已和同房者谈了很久的一位画家，被介绍给我了。说他中学时代就看过我的作品。然后我们谈到一位女画家，特别与她有关的黑画问题，最后是我在鲁艺认识的王式廓同志的遭遇。我托她代我问候王的爱人。

这两天，来谈话的较多，以致我弄混了，记不准是今天或是昨天人民出版社通俗读物编辑部曾有两位同志来访，她们表示准备将《记贺龙》印成通俗本。我表示，我自己无意

见，希望她们同青年出版社联系。内有一四川人，曾提到克非女儿写的一篇文章，以及另外一些问题，我都作了相应解答。

晚上，同立波、文井在君健家里，十分愉快地吃了顿不中不西，但是十分清淡可口的晚饭。以辛亥革命为背景，君健已经写了一部八十万字的小说，叫人十分羡慕。他身体健康，只是头发已斑白了。还有高血压，但他每日吃醋一两，颇有效验。他爱人比较消瘦，但很精干。

晚上回来，才知道我媳妇秀清来过。她是参加四川瞻仰主席遗容代表团来的，等了很久才走。说是乘专车来京的，只有三天时间，明日上午即去瞻仰，晚上八时乘原车返川。

9月24日 上午去出版局参加座谈，会见不少熟人：蔡仪、伯萧、林林，也认识了一些人：杨沫、王愿坚等。光年、文井、君宜都在，立波来得最迟，发言相当热烈。第一个发言的是克家，他谈了很多，照例激动、兴奋。王子野同志接着要我发言。我说得较短，但如实讲了讲我来京的愿望，也扼要反映一点由于“四人帮”的破坏，群众渴望多出一些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同时也肯定了出版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

姚雪垠就坐在我侧面，随后因见我想同林林谈话，他又主动同我交换了座位。身材似乎比过去魁梧了，满面红光，只是已经秃头。他只有六十六七。发言简短扼要，主要是要多求多出专业工作需要的各种词典。我们是同车去出版社的，

转来当然也同车。在车上，他告诉我，他得到很多读者来信，抱怨买不到《李自成》……

王子野同志的名字虽熟，但似是第一次见面。身材不高，须发已白，看来朴实、爽直。他在最后作了发言，但因为我在会议桌的另一端，听不清楚。其实，由于听觉失灵，好多人的谈话我都听不清楚。

下午，等了很久，三点过，秀清又由她一个转学北京的学生作伴来了。因为他们晚上八时即乘车返蓉，未能多谈。只知道这次来的六百多人，是四川第一批来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团长是杜心源同志。朱建书、刘能林两位都来了。我要她代我向他们问好，并说明我未去看望他们的原因，同时还扼要向杜书记汇报一下我在京情况。

本来想带她去故宫看看的，因为家宝同志约定四点来看我，只好作罢。而且刚送她们到楼下，小赵就扶着家宝来了。我作简单介绍，就陪家宝回到室内，并让他躺在床上，将被子垫在背后。这天会见时间虽然不多，但是我们谈了不少，主要是谈彼此在创作上的体会。他正以于是之为助手，计划写一剧本，但未谈及主题、内容如何。我却谈得较为详细。

我们还谈到契诃夫的剧作。他不喜欢《万尼亚舅舅》，但赞赏《樱桃园》。我对这两者作了比较、解说，他颇以为是的。他也谈到“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心情，很率直。我也谈了谈自己的收获。对老舍的结论，我认为他前两天的意见很好，但劝他摆脱一些具体事务的纠缠，他很同意。